

博物館裡的文化商品

大約十年前，有次機會拜訪北美洲一位世界知名的博物館館長，在那間記憶中略顯昏暗的館長室裡，館長毫不介意我是位亞洲來的博物館新鮮人，侃侃而談博物館的展示，和他引以為傲的這座博物館建築。我想世界上所有的館長大概都必須喜歡講話（我發覺現在的我也是），這位館長也不例外，在他講話的空檔裡，我搶到機會問了一個我感到好奇的問題，那是關於前一天，我在博物館賣店裡買到的一件紀念品。

收在我行囊中的是一件脫蠟製作鍍鋅合金的橢圓形收藏盒。在賣店裡，用同樣方法和材質製成的各式紀念品相當顯眼，經過時，很難忽略這一系列的商品。收藏盒盒蓋上佈滿浮雕，除此之外，盒體上並無多餘裝飾，金屬的光澤和簡潔的幾何形體，有別於之前我看過的類似產品，很容易吸引觀眾的目光。

仔細端詳盒面上裝飾，可以發現它們和這座博物館的特色十分相關。博物館以西北海岸印第安文化展示著稱，非常出名的是那間寬闊的大廳，和大廳裡的印第安家屋及圖騰柱。盒上雕刻的就是這個族群的圖騰，鯨魚及鳥獸的圖案。盒面上的鯨魚頭，彷彿從中間剖成兩半，然後左右攤在平面上，脫蠟浮雕的效果，神似圖騰柱上二度平面的木頭淺雕，除了這些動物主題，其他空間則被飾以各種彎曲流動的線條，要不是鯨魚圖案太出名屬於印第安文化，整個裝飾流露出的氣味，會讓你誤認為這是流行在十九世紀末歐洲新藝術(Art Nouveau)風格的產品。

館長室裡，隔著一套價值不菲的高腳椅傢具—據稱來自館長家鄉，英國格拉斯哥，由新藝術運動大師麥金塔(C. R. Mackintosh)設計的原作，館長頗為得意的向我說明這些紀念品的由來。

原來這些設計出自一位部落的藝術家，這位藝術家使用文化裡的一些母題進行創作，作品不僅獲廣泛注意，博物館在大廳裡還陳列了幾件他的雕塑。這些雕塑綜合了原有的文化元素，及越益誇張和立體化的流動感，在大廳裡，凸顯了一種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意義。

在大廳的印第安家屋和圖騰柱前，藝術家的這些創作好像獲得了某種簽署，博物館的收藏和展示，似乎保證了這些作品的源頭。一種美學的趣味，混合了這種背書和西方的藝術形式，油然升起。博物館的館長顯然十分欣賞這位藝術家，他告訴我，博物館如何與製作的廠商接觸、與藝術家共謀整個製作過程、和共同設計這些紀念品的美學趣味。這些不同角色的聯合，創造了我們在賣店看到的景觀。

藉著擁有傳統的器物、及詮釋權，博物館裡的賣店顯然不同於一般商店。紀念品和展示，在這個例子裡似乎互相強化、相互支援它們可轉變為市場價值的權威性。這個橢圓形小盒，支持了博物館在印第安文化上的詮釋權；博物館裡的展品，則批准了小盒子的發言。在尋求真確性及獨特性的文化之旅中，這些特點像可變現的家當，都是一種具有可轉變性的資產，形成一個獨特的文化商品空間。

除了美學的構造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也許與利益的分配有關。博物館館長和我談起他對印第安族群未來發展的看法，對他來說，各具特色的文化商品，透過交換和貿易，很可能是未來各文化族群在全球村中發展的重要策略。這種觀點不唯表現在博物館的展示裡，紀念品的開發，也具有同樣意義。館長告訴我，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把這些紀念品創造的利益，回歸給原住民，讓西北海岸印第安的文化獲得更多生存的機會。

我沒有更多訊息顯示最終館長是否得其所願，這些紀念品，不知是否創造了足夠的利潤回饋給族人。十年後上網瀏覽一些北美印第安保留區，類似這個小盒上的圖案大都和下列的字眼聯繫在一起，它們是企業公司(enterprise)、是印第安國家(Indian Nation)、是賭場(casino)、和各種號稱有文化特色的商品。這是一種奇異而混亂的組合，不知博物館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。我想起國內一位有識之士對文化產業的界定，他認為，文化產業所以不同於文化工業，就在於利益對社區的回歸。也許，如果賦予重任，台灣的一些博物館將會朝向這位館長的願望前進吧。